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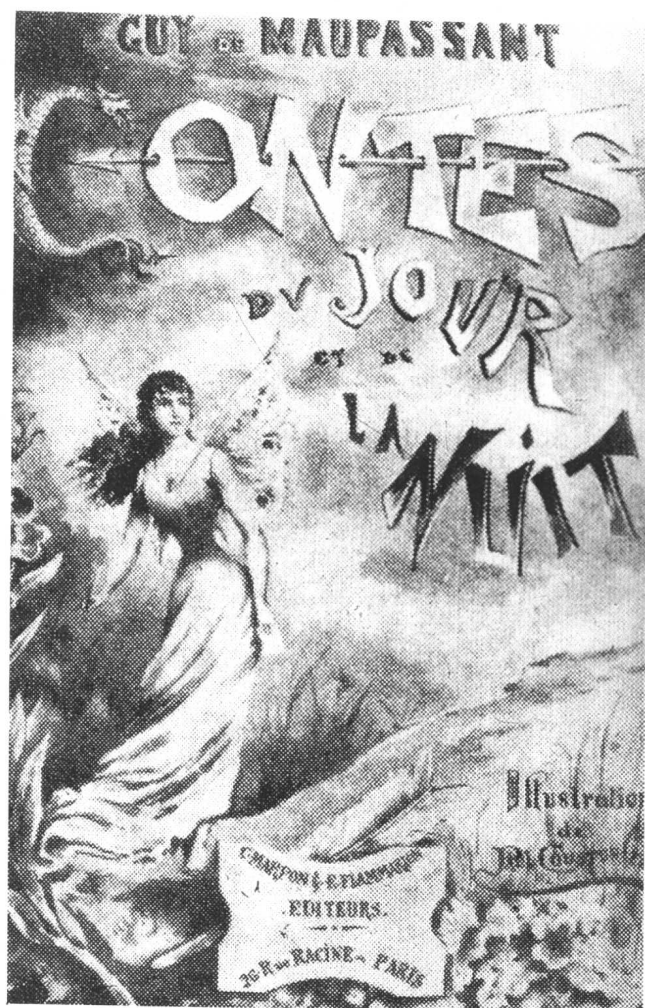
世界文豪书系

桂裕芳 主编
王尚民 王庭荣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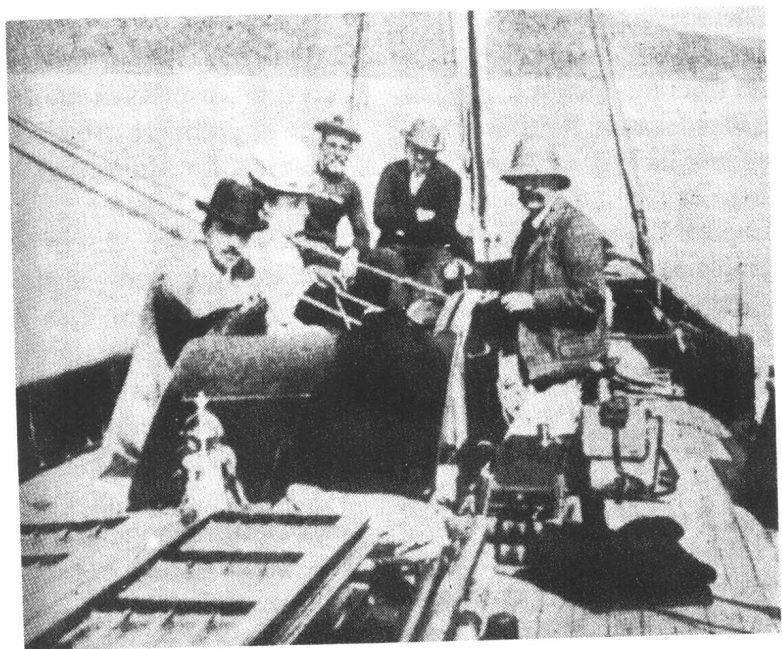
第7卷

莫泊桑小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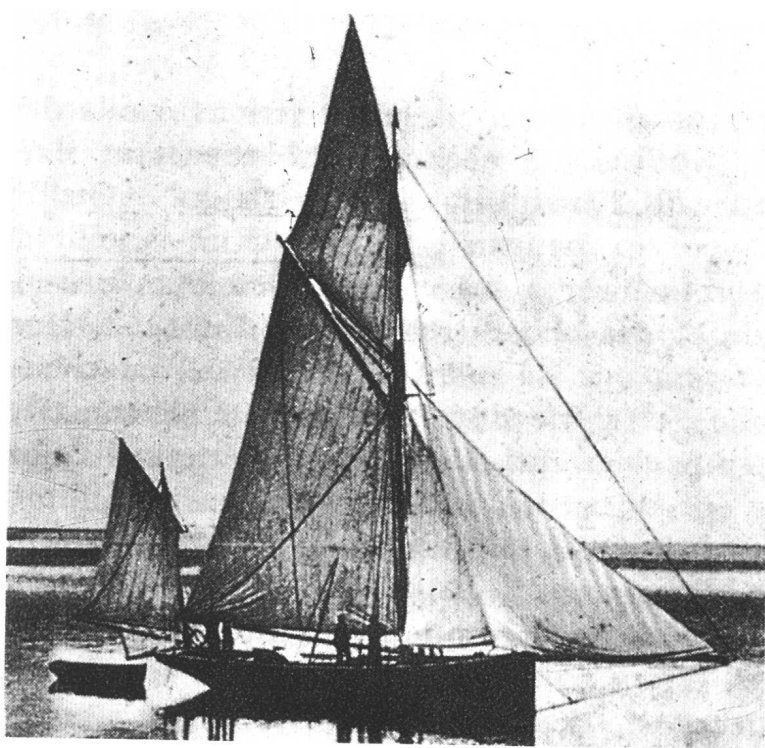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白昼与黑夜的故事》原版封面



莫泊桑与友人乘“漂亮朋友二号”



莫泊桑的帆船“漂亮朋友号”



根据莫泊桑作品改编的《贝尔特》剧照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1884. 4. 26—1884. 12. 30)

遗产	王尚民 译 (1)
女房东	王尚民 译 (80)
小酒桶	王尚民 译 (88)
沙莉	王尚民 译 (96)
酒鬼	王尚民 译 (109)
病人和医生	王尚民 译 (116)
头发	王尚民 译 (124)
恐怖	桂裕芳 译 (133)
回忆	桂裕芳 译 (140)
散步	王尚民 译 (148)
隆多利姊妹	桂裕芳 译 (156)
上校的见解	桂裕芳 译 (187)
博尼法斯老爹所谓的罪行	桂裕芳 译 (194)
第二十九床	桂裕芳 译 (200)
抽搐	桂裕芳 译 (213)
坦白	王宜平 译 (219)

恐惧	桂裕芳 译 (226)
归来	王宜平 译 (234)
坟墓	王宜平 译 (242)
忏悔	王宜平 译 (247)
被遗弃者	王宜平 译 (255)
伊韦特	王尚民 译 (266)
一个疯子?	王庭荣 译 (358)
发现	王庭荣 译 (366)
焚尸的柴堆	王庭荣 译 (372)
嫁妆	王庭荣 译 (379)
坏蛋穆罕默德	王庭荣 译 (387)
遗赠	王庭荣 译 (397)
护林人	王庭荣 译 (405)
贝尔特	王庭荣 译 (415)
邦巴尔	王庭荣 译 (426)
忏悔	王庭荣 译 (434)
报复	王庭荣 译 (442)
乡村法庭	王庭荣 译 (454)
十一号房间	王庭荣 译 (460)
壁橱	王庭荣 译 (469)
俘虏	王庭荣 译 (477)

遗 产*

献给卡蒂尔·孟戴尔^①

虽然还不到十点钟，可是海军部的职员们却已经川流不息地走进了办公楼的大门。他们匆匆忙忙从巴黎各个角落赶来，因为新年快要到了，这正是职员们勤奋工作争取晋升的时候。在这曲折迂回好似一座迷宫的大楼里，充满了一片匆匆的脚步声。一条条走廊，纵横交错，令人分辨不清。走廊上开着无数个门，通向各个科室。

每个人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里，跟先来的同事握握手，脱去

* 1884年3月15日至4月26日首次在《军事生活》上连载，是莫泊桑最长的中篇之一。

① Catulle MENDES，法国作家（1843—1909）。

外衣，换上办公时穿的旧衣服，便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桌上堆放着公文，等待着他去处理。然后，他们便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去打听新闻。首先要打听的是：科长来了没有，他的情绪好不好，当天来的邮件多不多。

总装备处的收发员塞扎尔·卡什兰先生从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官，由于工作年限长了，当上了主要收发员。这时，他正在往一个大本子上登记刚由办公厅的办事员送来的文件。在他对面坐着的是录事萨翁老头儿，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老人，由于夫妻之间不和睦，在全部里都出了名。他正在那里侧着身子，斜着眼睛，带着小心翼翼的缮写员的那种呆板姿态，慢慢地誊写着科长拟的一份电报。

卡什兰先生是个胖子，白发剪得很短，像刷子的毛一样竖在头顶上；他一面办着他的日常公事，一面说道：“从土伦来了三十二封邮件，这个港口给咱们寄来的邮件和另外四个港口合在一起的一样多。”

随后，他就向萨翁老头儿问那个每天早晨必问的问题：“喂，萨翁大叔，夫人好吗？”

老人并不中断他的工作，回答说：“卡什兰先生，您明明知道，这个话题使我很难堪。”

收发员便哈哈大笑，和每天他听到这句相同的话时笑的一样。

门开了，玛兹先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棕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衣服穿得非常讲究；他认为自己的相貌和仪表比自己现在的地位要高，因而觉得大才小用了。他戴着几个大戒指，一条粗大的表链，还戴着一个单片眼镜，这不过是为了漂亮而已，因为他要工作的时候，还得把它摘掉；他还不时地晃动晃动两个手腕，好让人看见自己袖口上装饰着两颗闪闪发亮的大纽扣。

他一进门就问：“今天的工作多吗？”

卡什兰先生回答说：“又是土伦来的工作。很清楚，新年快要到了，他们那边在卖劲儿地工作。”

这时，另一个职员皮托莱先生也进来了。他爱开玩笑，说话很有风趣。他笑着问道：“这么说，难道咱们这儿不卖劲儿罗？”

他接着便掏出怀表来，看着说道：“现在十点还差七分钟，可大家都已经来齐了！小玛兹！您管这叫什么？我敢跟您打赌，勒萨伯尔先生阁下一定是和咱们杰出的科长一样，在九点钟就来了。”

收发员停住不写了，把钢笔夹在耳朵上，胳膊肘支在桌上，说道：“嗯！这倒是，这个人要是不能升上去，那就绝不是因为他干劲儿不足了！”

皮托莱先生坐在桌子角上，晃着腿回答说：“他一定会升上去的，卡什兰大叔，他一定会得到提升的，你放心好了。我可以拿二十个法郎跟你一个苏打赌，十年之内，他保准能当上科长。”

玛兹先生一面在火炉旁边烤着两条大腿，一面卷着一根纸烟宣告说：“呸！拿我说吧，我宁肯一辈子挣两千四百法郎也不愿意像他那样拼着命干。”

皮托莱倚着脚跟转过身来，用挖苦的口吻说：“尽管如此，亲爱的，您今天十二月二十号，也还是在十点钟以前就来了。”

可是对方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说：“当然啦！我也不愿意大家都从我背上踩着过去！既然你们跑到这儿来看日出，我也可以这么干，虽然我对您的这种殷勤感到可怜。不过要比起勒萨伯尔所做的那样，竟然管科长叫“亲爱的老师”，熬到六点半钟才下班，并且还要把公事带回家去做，那还差得远呢。而且我是有社交活动的人，我还有些别的事务要花时间呢。”

卡什兰先生停止了登记工作，两眼发呆，坐在那里沉思着。最后，他问道：“你们认为他今年还能得到提升吗？”

皮托莱大声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我相信他还能得到提升，而且是十拿九稳。他这样不择手段绝不会一无所获的。”

于是他们又谈论起晋升和奖金这个老问题来了。一个月来，这个小职员们的大蜂窝，从底层到顶楼都在疯狂地谈论这个问题。

他们估量晋升的机会，盘算奖金的数额，权衡职衔的分配，并且还为预料中的不公平而事先表示愤慨。他们每一天都重新开始头一天所坚持的争论，而且还要在第二天引用同样的理由、同样的论据和同样的话一成不变地再次重复下去。

又一个职员走了进来，他是布瓦塞尔先生，他个子矮小，脸色苍白，面带病容；他仿佛是生活在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小说里的人物，任何事情在他眼里都变成了非凡的奇遇。每天早上，他总要对他的同事皮托莱讲述他头天晚上的奇遇：在他的房子里所发生的臆想的悲剧，夜里三点二十分的时候，街上发出一阵呼叫声，他便打开窗子观望。他每天夜里都要给人们劝架，拦住狂奔的马，拯救处于危险中的妇女；虽然他的身体弱得令人可怜，可是他还不断地用自信的语气慢条斯理叙述凭着他的胳膊的力量完成的某些功绩。

他一听到人们在谈论勒萨伯尔，就声言说：“总有一天，我要教训这个狂妄自大的小毛孩子一顿；只要他从我背上越过，我就要狠狠地斥责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去干！”

一直在抽烟的玛兹讷笑说：“你要是今天就去骂他，那你就骂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从可靠的方面得知，你今年被搁在了一边，把位子给了勒萨伯尔。”

布瓦塞尔举起手来说：“我向你们发誓，如果……”

门又开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带着忧心忡忡的神情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他蓄着海军军官或是律师留的那种络腮胡子，戴着很高的硬领，说起话来快得好像他从来没有时间把话说完似的。他就像一个没有闲暇的人一样，跟每个人握了握手，就立即走到收发员面前说：“亲爱的卡什兰，请您把 1875 年土伦 A. T. V. 缆绳厂的沙普卢卷宗给我好吗？”

卡什兰站起来，从头顶上面一个硬纸盒里取出一包装在蓝色封皮里的文件，递给他说：“这就是，勒萨伯尔先生。科长昨天从这个卷宗里取走了三封电报，您大概知道吧？”

“是的，在我那里呢，谢谢。”

那年轻人接着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

他刚一走出，玛兹就大声说：“嘿！好大的派头！就好像是已经当上了科长似的。”

皮托莱反驳说：“等着看吧！等着看吧！他一定会比咱们先升科长。”

卡什兰先生没有再写字。仿佛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困扰着他。他又问道：“这个小伙子一定会有美好的前程吧？”

可是玛兹用一种轻蔑的口吻小声地说：“对那些想在部里干一辈子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可是对别的人来说，——那算不了什么……”

皮托莱打断他的话，说：“您也许想当大使吧？”

玛兹做了一个不能忍耐的手势，说：“这跟我没有关系。我才瞧不起这个呢！不管怎么说，在上等社会里，小科长的地位永远也算不了什么。”

录事萨翁老头一直在不停地抄写。不过已经有好大一会儿，他总是拿钢笔一下下蘸墨水，然后又一个劲儿地在墨水瓶旁边的湿海绵上擦笔尖，连一个字母也写不出来。墨水从笔尖上滑

下来掉在纸上，成为一个个圆墨点。老头儿望着他那不得不重新写的抄件，又惊异，又懊恼，像这样的事，近来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他很忧愁地咕哝着说：

“这又是掺假的墨水！”

大家嘴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声。卡什兰的肚子把桌子都震动了，玛兹深深弯下了腰，好像要后缩到壁炉里似的；皮托莱一边跺脚，一边咳嗽，一边甩着右手，好像要甩掉手上的水似的；布瓦塞尔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虽然他平时把一切都看得悲多喜少。

可是萨翁老头儿最后用他的礼服的下摆角擦着笔尖说道：“没有什么好笑的。我的每件公事都不得不重抄两三遍。”

他从纸夹子里抽出一张新纸来，把衬格纸对准垫好，又从头写起：“部长先生，亲爱的同事……”这一次墨水不从笔尖上往下流了，钢笔可以清楚地写出字母来了，于是老头儿又侧着身子继续抄写下去。

其余的人仍在不停地笑着。他们都笑得喘不上气来。因为他们连续跟老头儿开这个玩笑已经快有六个月了，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发觉。他们的玩笑就是往擦笔尖用的湿海绵上滴上几滴油，这样，笔尖沾上了油，就挂不住墨水了。因此，这位录事常常是一连几个小时感到奇怪和懊丧，他用了好几盒笔尖，好几瓶墨水，最后宣称现在公家发的办公用品全都是不合格的次品。

这种庸俗的玩笑到后来就发展成了跟老人没完没了的胡闹和恶作剧。他们把猎枪的火药掺进老头的烟叶里，把吃的药倒在他时常要喝水的水瓶里，弄得他相信自从巴黎公社以来，大多数的日常用品都被社会主义者换了假，目的是诋毁政府，引起一场革命。

因此，他便对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仇恨，他认为到处都有他们埋伏着，隐藏着，因而便对一种模糊不清而又可怕的未知事件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恐怖心理。

这时，走廊里突然响起了一阵铃声。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科长托尔什伯夫先生发怒的铃声，于是大家便都向门口奔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卡什兰又开始登记，后来又把笔搁下，两手抱着头想起心事来。

他在反复考虑一个近来一直在使他烦恼的想法。他从前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官，负过三次伤，一次在塞内加尔，两次是在交趾支那，退役之后，受到特别照顾，调进海军部里；他长期做最低微的下属工作，吃过许多的苦，受过不少虐待，经历过无数挫折。因此他认为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长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生活在上层社会里的人物；甚至连那些被人称道：“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很快就会高升”的科员，也好像是跟自己不同种族、不同血统的人。

于是，他对他的同事勒萨伯尔怀有一种近乎崇拜的高度敬仰之心，他还产生了想把女儿嫁给勒萨伯尔的秘密而又强烈的愿望。

她的女儿总有一天会有钱，会很有钱。这是全部里的人众所周知的事，因为他姐姐卡什兰小姐拥有一百万的家产，足足的、实实在在的一百万，据说是靠着爱情得来的，不过由于她晚年笃信宗教，这笔钱也就变得洁净了。

这个老姑娘年轻时曾是娼妓，隐退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万法郎了。由于她十分节俭和过分简朴的生活习惯，在后来的十八年中，又使这笔钱增长了一倍以上。她很久以来就住在她弟弟家里，她弟弟丧妻之后和女儿科拉莉相依为命。但是她仅仅拿

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来补贴家庭开支，她保留着、积攒着她的金钱，并且经常对卡什兰重复地说：“过简朴日子没有什么，反正都是为了你的女儿，不过你要赶快把她嫁出去，因为我想早日看到我的侄孙子呢。只有她能给我那种抱吻咱们血统的小孩子的乐趣。”

这件事整个部里都知道，因而求婚者不乏其人。据说连玛兹这个人，漂亮的玛兹，科里的美男子，也怀着明显的意图围着卡什兰老头儿转。可是这个退伍的中士是一个在各种场合都闯荡过的老滑头，他希望物色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一个可能升为科长，并且可以反过来给他这个老士官塞扎尔带来光彩的年轻人。勒萨伯尔正合他的意思，而且很久以来，他就在想办法把他招引到家里去。

他突然站了起来，搓了搓手，他想到办法了。

他深知每个人的弱点。他认为只有利用对方的虚荣心，职业上的虚荣心才能把勒萨伯尔弄到手。他可以去请求他保护自己，就像人们去找参议员或众议员，去找一位大人物庇护自己一样。

卡什兰有五年没有得到提升了，便自认为今年一定可以被提升。于是他将假装是靠了勒萨伯尔的帮忙，以此作为答谢请他吃饭。

计划一想好，他立刻就开始进行。他脱掉旧工作服，从衣柜里摘下出门穿的外衣穿上，把所有与他这位同事的工作有关的、已经登记过的公文都拿上，向勒萨伯尔的办公室走去。由于这位职员工作勤奋和职务重要，受到特别优待，他一个人占用一间办公室。

这位年轻人正在一张大桌子上写东西。桌面上有许多摊开着的卷宗和散乱的文件，上面都用红墨水或蓝墨水编着号码。

他一看见收发员进来，就用亲切而透着恭敬的声调问道：“怎么样，亲爱的朋友，您给我拿来了许多公事吧？”

“是啊，不少。另外我还想跟您谈谈。”

“请坐，朋友，我听着呢。”

卡什兰坐下来，轻轻咳嗽了一声，装出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并且，用一种没有自信心的声音说道：“勒萨伯尔先生，我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不想转弯抹角，我要跟老兵一样直率地说。我是来求您帮一个忙。”

“帮什么忙？”

“简单地说吧。今年我想得到晋升。没有人替我说话，于是就想到您了。”

勒萨伯尔脸上微微红了一下，他又惊又喜，充满了骄傲与羞愧。不过，他回答说：

“可是我在这里什么也不是，我的朋友。我比您差得远啦，您就要成为主任科员了。我什么事也办不到，请您相信……”

卡什兰赶快恭恭敬敬地打断他的话，说：“得啦，得啦，得啦。科长能听进您的话。如果您肯替我向他说一句话，我就上去了。请您想一想，我再过一年半就有权退休了。如果我在元月一号得不到升级，我就会少拿五百法郎。我完全知道大家都在说：‘卡什兰的生活并不拮据，他姐姐有一百万家产呢。’这是真的，我姐姐是有一百万，可是她这一百万在生利钱，她不肯拿出来花。这是为了留给我的女儿，这也是真的。可是我女儿和我，究竟是两个人呀。将来当我的女儿和我的女婿过着富裕生活时，如果我没有东西往嘴里填，我就干受苦了。这种情况您能够理解，是吗？”

勒萨伯尔点点头说：“您说得很对，非常对。您的女婿也许会对您不十分好。况且，一个人不依靠别人生活，总是自由自

在的。好吧，我答应您尽我的力量去办，我跟科长说去，把您的情况讲给他听，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坚持一下。您就放心吧！”

卡什兰站起身来，抓住自己同事的双手，用军人的方式握着它们摇了几下子，喃喃地说道：“谢谢，谢谢，您可以相信，只要我遇到机会……只要我能够办到……”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儿说完他的话。他走了出去，走廊里响起了他那老兵的有节奏的脚步声。

但在这时，他远远地听见一阵急促的铃声，便立即跑起来，因为他听得出这是科长托尔什伯夫在叫他收发。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早晨，卡什兰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封着口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同事，我很高兴地预告您，部长根据我们局长和我们科长的提名，昨天已签字委任您为主任科员。明天您就可以接到正式的通知。在接到之前，您只当什么也不知道，对吗？

祝您好。

勒萨伯尔谨上

塞扎尔立刻跑到他的年轻的同事的办公室里去感谢他，对麻烦他表示歉意，并表示要尽心为他效力，一连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果然，第二天，大家都得知勒萨伯尔先生和卡什兰先生每人晋升了一级，其他的科员只得再等待一年，只有以得到一百五十法郎到三百法郎不等的奖金为满足了。

布瓦塞尔对大家说，这几天晚上，他要在半夜里守候在勒萨伯尔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把他狠狠地痛打一顿，打得他倒在